

文曰，真主耶穌廣化時。「謝懋明曰：「碑留十字塚，架隱百年章。」林傳送曰：「十誠塵心淨，三仇灰劫空。」林一傳曰：「總被異端迷，多因三仇沮。」吳維新曰：「著碑千百言，磨碑印十字。」不能悉錄。

前歲爲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，余曾爲文紀念，載浙江大學文

## 嘉

## 山

假使我寫信給朋友們，說我的現境是如此的美，誰肯信？我自己似乎也不能信以爲真，好像是夢。在如此戰火瀰漫，勢難收拾的大局下，孩子們跟着我逃難，幾個年頭的辛苦，忽然走入這樣幽閒的一角乾坤，教我享受。忽然龍錫的這份兒厚福，究竟是誰給我的？安琪兒，隱在那裏，我願意和她見一面。

今年的春天是我入川後的第一次有這感覺，春的到来。成都天氣是那樣的溫和平靜，不會使人感覺嚴冬和早春間，中間的那一剎轉變，刺冷，忽然轉出柔暖的溫風。今年，也許是因爲我住的這地點環境的不同，山水樹木草地花園圍繞着我，野草的味，野花的香，沿山坡石級草坪，野迎春開遍了，小黃花黃得那麼勻淨。後面山窩，楊家花園的紅梅綠梅，前面山坡下，桂家庭院的白玉蘭和朱紅翠綠的木瓜花，東西兩邊的圍牆外，嶺上坡下，桃花又是那樣綻苞紅豔了。不論站在草地裏，或坐在廊子上，我祇感覺那春天的氣味，蓬蓬勃勃的四周圍合攏來。大渡河和岷江的水聲水色，清溜溜的淺藍，那兩條河，灣合掙流的那一片水，看起來，好像就是我們花園邊的一片明湖，好像靠近身邊，使人覺得那麼親切。這水聲水色，我已享受了一個冬天，現在似乎更美了。「耳邊隱隱清江漲，多少婦人下水船」，這是兩當軒的好句，近來常在我的韻味中。

科研究所史地學部叢刊第四號紀念刊，當時即發現上舉六十七人中，有五人爲霞客知交，即張瑞圖、何喬遠、曾楚卿、劉履丁、鄭之玄。此外，霞客朋輩中尚有張燮、陳繼儒、黃景昉、鄭鄭四人，亦均與數中人有往還之跡，更加以其他論證，余遂疑霞客之實地考察精神，乃直接得自西人也。因便，遂附一言於此。

## 朱君允

對山的景色，不論風雨陰晴都是美的。每天我從屋子裏走走走出，山坡路，走上走下，四面望去，那山水風景，一天有無數的轉變，一幅一幅的美靈圖，水墨的，淺藍的，一層一層的轉變出來。我的確是住在畫圖裏，靈活的畫圖裏。從前見過的，心愛的山水畫，漸從記憶裏展覽出來。現在我對於中國山水畫的領略，好像懂得多一點，不過和現境比起來，畫，究竟是紙上的東西，究不如自然真境的靈活。我的畫家朋友們不至怪我說這樣的話吧。他們自己是畫家，當然領略得更深切些。假使可能，請他們都到我這兒來，辯論，批評，或者給我更深切的指示，我是多麼高興的。我想到的第一個人是定之先生，我實在願意請他到我這兒來住些日子。他的山水畫，不論乾澀或點潤，都有一股逼人的清氣。記得他有一幅山水，我有，祇覺得秀氣逼人，實在心愛，當時我卻不好意思開口問他要，但是那幅畫，不知他老先生送給那位朋友去了。現在留在我記憶裏的是，「孤雲秀壁其崔嵬」，那句詩意。他用的花青和赭石已融化得沒有絲毫火氣。中國畫，用赭石，花青來富顏料，多麼天真有趣，不知是那位天才的發明？定之先生少年出遊，走了不少地方，見了許多山水，那嶺年潛蓄的煙雲都化到他的畫裏。我讀了貞愍公的年譜後，略知湯氏境況。定之先生有一個手卷，是紀念其太夫人一身行事則。她有一首

詩，『斷斂吟』，大約這畫卷就是寫那首詩意的。他會有意命我題辭，但是至今我和那個手卷沒有見過面，我想起來，假使把那卷畫攤展在我面前，我一定是畏縮不敢動筆的。

二十九年春，我由平來川，路過上海的時候，彥文陪了我帶着孩子們去看他，適值一位世兄生病，他老先生的心緒忙亂。彥文看了那膠州路房子和環境的情形，頗感不安，不過我卻能體味那情況，上海的弄堂房子原不是畫家的住處，然而看了定之先生的態度，大約他已置一切於度外了。那時我也因匆忙過滬，心緒不好，竟沒想到那個手卷。臨行，他寫了兩幅對聯給我，並一幅梅竹，紅梅是我指定的，因為我知道，他平常不大願意畫紅梅。他畫紅梅的紅顏色裏一定摻些瀟墨水，不知近年來他的畫風改變了沒有？但願年頭快些轉變，經過險惡兵災，那手卷還能和我見面。

記地名街道，原是一件嘍嘍事，不過，這一段時日也許是我居川幾年，值得回念的一段時光，不嫌筆瑣，寧願記述一下。我住的是樂山高西門內，白塔街背倚的山上，就是我樂意命名的『嘉山』。白塔街原名鳳翔街，現在還有一條小巷，名鳳灣。這街名是那年那月更改的我不知道。祇是近邊有人新建房子，掘土，還找着磚塊上面刻有『白塔』字樣，原來是有一個白塔的吧。這住處我非常喜歡，也便利，武漢大學女生宿舍就在對門，那是我貼心工作的地方，宿舍裏，晚上的燈光人影，白天的行動聲音，我在山上，往下看，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。而且我的兒女們上學，武大的附屬中學，每日來往走路，也不太遠。他們上學，我站在坡梯上就可以看見他們的背影由白塔街往下走去了。

幾年前，在北平的時候，在適之先生的書房裏有一本冊頁，川人某君，慶祝其夫人榮壽，印行她的詩集做紀念，徵求當代名流題詠，滿紙琳琅，許多墨寶，我祇記得這兩句『西蜀山川鬱不開，天教佳氣釀清才。』是唐肇黃的題辭。我們看完冊頁，諳到四川的風景，多夠動人。我入川後，在成都平原裏住了兩年多，極磨難的年頭，極

平澹的生活，那生活平澹得使你想不起一件事，或一件零碎小東西，足夠人回念的。現在檢點那段生活，已如夢緒輕塵。祇是有幾位朋友，在我們平澹來往中，他們的溫意，是我到成都後忽然發現的友誼，雖然曾經認識了多年，早年在北方認識的，假使沒有這一段相處的機會，大約我們早已彼此冷落忘懷個乾淨了。去年一冬我自己處在這美環境裏，朋友們常在我的懷想中，常想望他們會從霧裏雲裏出現，落到我這座山上來。我住的這所樓是這樣高，四面臨空，一無憑倚，所有的山石樹木都托在腳底下，往下看祇見樹頂，一叢一叢的圓頂。天陰霧重的日子，腳下一片白漫漫，山下的人家樹木和一切都隱藏在厚霧裏，遠望過去，也是白濛濛，不知是雲，是霧。有的時候，會穿過紗窗，飛進房裏來。孩子們走上走下，在霧層裏穿進穿穿，他們的聲音，笑聲，歌聲，吆喝聲，銀鈴一樣的話聲，常常先聽見他們的聲音已近在崖邊，然後才看見一個個的小臉，小手從霧裏移動鑽出來，黃十九，他們那三個活潑可愛的小兄弟常和我在雲霧裏捉迷藏。『冷綠寒雲眼底飛』，看起來是描寫的詩句，卻是這山上冬天的平常景味。

春天，是這樣的舒服。近來我每趕着黎明前起床，大概總是五點鐘左右。這是因為年時漸老，捨不得清光溜去麼？起床，來不及洗臉梳頭，下樓，星月在天，在園裏小道上繞幾個圈子，散步，這春天的舒服，不穿襪子，腳也不冷。此時四望悠悠，看不見什麼，什麼都藏在黑暗裏，那春天的氣息，濃濃的生意，好像在暗中遍地浮動潛流。草香，樹葉的清香，各種不同的花香，都可以些微辨覺出來。玉蘭花香從山下浮上來，殘梅的餘香從後山吹過來，迎春，遍地是它那甜香。細味清幽的這點樂趣，祇有在清晨或靜夜的片刻間，感覺靈敏，遇着一處芬芳美地，你才有心情去絲絲息息的辨味出來。

黎明，是這樣的光景。漸漸的雲層裏透出微光，剎那間，遍地清光，那遠近周圍的叢叢樹影，斜枝，直幹，圓形，棱形的樹頂，疏疏密密，深深淺淺的，嵌在灰藍天幕裏，一幅展開，闊大無邊的天然美

畫，像一張油畫，新鮮光潔，剛脫稿似的，但是，我們何曾見過這樣大氣魄的人工圖畫呢！遇着晴明的天氣，這幅靜穆的灰藍圖畫呈現的時間短些，一剎間，將要日出了，揮盡，揮紫，揮朱，揮紅，揮黃，揮金，各色的光線從雲裏灑下來，看呆了，沈着氣，閉緊了嘴唇，全身的那脈息不敢輕微舒動；看得高興了，想喊醒孩子們，但是孩子們，我那忍擾他們的甜睡。走到窗前取臉水的時候，轉頭東望，常見天邊的片片紅雲，這景色，常和戈上賞的，是方剛夫人。人生相處，取得認識共同環境的芳鄰，也是幸運。黃夫人平日生活極忙，我們雖屬緊鄰，很少有閒聚譚天說地的功夫。她平日不大談學問，講理論，說畫法，直到某天，我發現她的客廳西壁上掛的一張油畫，一幅森林圖，我才知道她是一位沈默的畫家。她是一位辛勞勤勞的主婦，母親。我祇聽見過她的一次輕微太息。那晚上，她站在爐邊，說：『我可以帶了孩子們在美國過舒服些的日子，不過，我希望，希望他們將來能成爲東方學者。』這幾句話，我聽了默然。這年頭，大家過着苦日子，惡戰欺人，有什麼可說的，但是她卻能看定目標，拿定主意仍追求着理想的生活。這濫時代，惡年頭，卻產生了多少意志堅強，孟母性格的母親們。今日，這些衣裳襤褸的母親們，誰敢否認，她們是幕後工作，負時代責任的『中流砥柱』。

黎明，說不盡的可愛。小雀兒，對光線的感覺是多麼靈敏。天邊剛透微光，它們就引喉清唱。開始，祇聽見幾處隱隱的清嫩聲音，漸漸繁密，熱鬧起來。那竹斑鳩的聲調，有長短波浪，唱得高興的時候，嚶啾，啾啾，嚶啾，……

一口氣轉下去，圓溜溜的嫩音，我愛聽。它們的生像也還不錯。身體的長度祇有兩三寸，全身灰羽，領下胸前有幾絲白線，翅上卻是翠藍，翠綠，杏黃的翎毛，淺黃色的平嘴，臉上有兩條媚眼長眉。這是性淑那小姑娘爬樹找出來的。隨着她的指示，我才知道這山上有許多竹斑鳩，大約是『土著』名稱。成都也有它們的同類，常散佈在華西壩，叢樹下的草地上。蓉嘉相隔不遠，大約它們是時常往來的吧。

近幾天早晨，這山上好像到了一批雀兒新客，它們唱的是啾啾，啾啾，清婉勻節的音調，多好聽。童年生活的印象，經過幾十年，仍教人回轉頭去暗中追憶的。入川後，我注意，希望看見些美麗雀鳥。那兒時伴侶，在湘省西南衡陽一帶習見的，黃嘴綠毛的小翠雀，和那長尾——幾尺長垂下來——大紅鮮赤的壽丹鳥，使我懷念了幾多年。它們在樹上搭枝營巢的工作，對兒童們幻想的亭臺樓閣，給了多少暗示。性淑這小姑娘愛爬樹，這也是環境給她的機會。每當我事畢回家，上山坡的時候，常見她的兩條小腿，或者一排三四雙小姑娘們的胖腿掛在樹幹上打鞦韆。到了晚飯時候，要在崖邊吆喝，叫她回家，因爲不知她躲在那棵樹上和鄰近的小松鼠們做伴去了。我可以想像，幾十年後，她將追念這山上鄰居的松鼠們。

看日出，海上看日出，泰山看日出，太平的年頭，消閒的歲月，旅行方便的時候，引起了多少風雅人士上泰山，看日出。太陽從東海剛升，在天邊跳躍幾下，跳出雲層，那奇美的一刹景象，誰不仰慕！一九二四年夏天，我從南京回北平，路過泰山，和一位西友 *W. S. Kirk* 停車，同上泰山，也是希望看日出。那時一身灑脫，山路愈奇險，心裏愈高興。轎伕們抄近路，不走去青陽宮的石板大道，選的是黃翠窩小徑，轎伕們的腳屢在凹凸的石尖上跨跳，下望幾丈深谷，那奇險的路徑倒合了我那時的口味，非常高興，然而看日出，竟沒有達到希望，而且對泰山的風景，我也不覺十分滿意，因爲不像上山前想像中的那樣偉大。也許是因爲匆忙行路，山中的奇麗景色，壓根兒我就沒有領略到。然而看日出的那椿遺憾，竟像意外的天然巧合，現在替我補償起來。看日出的幸運是和天氣陰晴有關係的。樂山天氣多變化，兩則陰冷，晴則溫暖，假使頭一天驟寒風冷，那就可以擔保第二天是鮮明清麗的天色，很尋常的，這山上就可以看日出，從對河山外跳出來。日出前那層層的紅雲轉變也是極尋常的事。樂山不近大海，但是那滾滾清流的河水，水蒸氣上升，雲霧推動，就烘托出那跳躍的紅球。當那紅球騰出雲層，掛在這山邊楠木樹尖上，那顆鮮明奇

120272

麗的明珠，的確，鮮明奇麗，然而見慣了，也覺尋常。這是性慈的多年期望，想望她的臥室窗臨山水，可以坐在床上看風景。沒想到，她的希望居然實現了，當然我也了卻一樁心願。

冷雨寒風後的晴明天氣，這山上的景色，四望晶濛。西望，可以很清楚的望見峨山金頂，迤南，看見西川的雪山，能見山背的雪脊。對河的馬鞍山，烏尤寺，那一彎山形藍線後面的山脈平原，層層起伏的滾過去。山脚下，碧清的河水，平淺的沙灘，還有樹色，水聲，帆影一些陪襯，疑是畫圖，分明確是山水，這景色多夠迷人。就是濃陰暗罩的天氣，也有一番風味。春來，黃澄澄的梨花開遍了，陰雲下的山色是很純厚的深灰暗藍，可是對面的山窩裏，坡邊，山嶺上，望過去，祇見浮現片片金黃，夾雜在層層叢樹的界線裏。這片片，條條，金黃色的浮泛，使那青藍色的山形輪廓更烘托得分明呈現出來，精緻玲瓏，匠心配合，是誰的意境心靈？我們看中國畫，緊要的，不敢忽略筆墨的深淺風趣，筆墨成功，然後引起意境的玩味。偶然讀到論畫的文字，什麼山有去路，水有來源，滿以為那是紙面上結構間架的方法。近來才覺悟那畫裏的去路來源。而且平常看見畫家們在一幅紙

上，東畫幾叢樹，西鋪幾片葉，再抹些山脈山嶺，然後莫明其妙的鈎些灣曲，浮泛的雲層，滿以為那是憑個人心靈結構的意境，近來感覺好些畫意都實現了。

春來了，春的潛意，止不住的從草尖苗圃透露出來；春的動力，攔不住從石頭縫裏鑽出來；春の色，留不住的從花間水面浮現出來；春の音，歡騰騰的從水聲鳥語裏笑呵呵的散佈開來；春の態，雍容和熙，不驕不怠。嘉山，這是嘉山和她四周圍的春，教人愛惜這穆穆春光和宇宙間的一切好意。

僑寓嘉山，轉眼已是幾個月。此次移家，未曾預計，更沒有想到將來，好像是萍水相逢，遇着了這位「嘉山」朋友，隨緣寄居下來。春來，她給孩子們添了多少力量，年來幸境，唯美，慈，淑與我平分，這春來，他們和我平分了這份快樂，也給我添些力量，可愛的嘉山。

安琪兒，隱在那裏，我願意和她見一面。

三十二年三月於嘉山